

觅春

凤台县关店初级中学 七(4)班 王甜甜

“等闲识得东风面，万紫千红总是春。”——朱熹

提到春，他没有夏天的炎热，没有秋天的清爽，也没有冬天的凛冽，有的只是生机勃勃、万物复苏的气息。

春天在哪里？我想去找寻春天，春告诉我，他在郊区。我便来到野外，但是春天好像骗了我，我并没看见他在哪儿，只看见了一望无际、还没有完全铺开的草地，每棵小草都有自己的样子，有的抬着头，大口大口呼吸着新鲜空气；有的摇着头，为自己冲破泥土的束缚而高兴；有的唱着歌，庆祝着春天的到来……

春天在哪里？我想去找寻春天，春告诉我，他在花园。我便来到花园，但是春天好像骗了我，我并没看见他在哪儿，只看见了一簇簇美丽的鲜花，红的像火，粉的像霞，白的像雪，它们都在你不让我、我

不让你地争着开放，成群结队的蜜蜂，时而停在花瓣上，时而绕花飞舞，这景色美得像一幅画，让人久久观望，不忍离开。

春天在哪里？我想去找寻春天，春告诉我，他在小溪边。我又来到小溪边，但是春天好像骗了我，我并没看见他在哪儿，只看见了一条小溪流过，鱼儿从水中蹦出，瞬间让我想起儿时和伙伴们无忧无虑地一起捉蝴蝶、玩过家家的经历。

春天在哪里？我想去找寻春天，春告诉我，他在树林里。我又来到树林里，但是春天好像骗了我，我并没看见他在哪儿，只看见了一棵棵拔地而起的大树，每棵大树都冒出新绿的叶儿，有的叶儿已经完全舒展开，像猫耳朵般大小，有的叶儿还只是一个芽苞，还在努力地生长。树上停着几只叫不上名字的鸟儿，它们唱着婉



转又好听的曲子。

春天真是一个调皮的孩子，故意躲着不让我找寻到。我告诉春天：“这次换你来找我。”我站在门口，他果然来了，顺着寻找他的足迹来了。他走过郊区，掠过花园，又踏过小溪，最后再穿过树林。

我忽然发现，我找到了春天，原来他从来都没有骗过我，他一直都在我的身边。

原来春天从来不在别处，他就藏在每一片新叶、每一朵小花里，藏在我们发现美好的眼睛里。

指导老师：赵帅



藏在烟火里的英雄

——读《苏东坡传》有感

淮南市第九中学 八(6)班 柏紫涵

翻开《苏东坡传》，我总以为“英雄”该是朝堂上挥斥方遒、诗词里惊才绝艳的模样，直到合上书页，我想起了姥姥蹒跚着接孩子的身影——原来经典里的“豁达”，从不是文人的专属，它藏在每一个认真生活的普通人的骨血里。

林语堂笔下的苏轼，一生贬谪如浮萍：乌台诗案中九死一生，黄州的雨打湿了他的芒鞋，海南的瘴气“吹”老了他的鬓

发。可他偏要在东坡的田埂上种出稻麦，在赤壁的江风中吟出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。我曾以为这是天才的通透，直到想起我的姥姥：年逾八十的她，每周都在八公山与山南之间来回奔波，要知道这横跨三个区，要转很多趟公交啊！这只是为了能准时接送孙子孙女上下学。有人问她“孩子能自己回，何苦跑这么远？”她笑着说：“我身子硬朗，闲着也是闲着。”哪里是闲着，其实就是在努力帮她的子女减轻负担。就像苏轼把贬谪的苦“熬”成“东坡肉”的香，姥姥把琐碎的累“揉”成了孩子放学时手里温热的糖。

苏轼的“坚韧”，是在困境里把日子过成诗；姥姥的“坚韧”，是在烟火里把辛苦熬成暖。书里说苏

轼“上可陪玉皇大帝，下可陪卑田院乞儿”，而姥姥就是生活里的“凡人苏轼”：姥爷早逝，她种地卖菜撑起一大家子，哪怕最近因脑梗住院，刚能站起就念叨“我得尽快走起来，不能给儿女添负担，他们多忙啊，孩子没人接”。如果说苏轼的“也无风雨也无晴”，是看透命运后的从容；那姥姥的“闲不住”，就是藏在唠叨里的温柔——原来经典教会我的，从不是仰望“大人物”的传奇，而是看见“小人物”的光芒：他们没有“大江东去”的笔墨，却用一辈子的付出，写就了比诗词更动人的生活史诗。

合上书，我忽然懂了：读经典从来不是为了记住“唐宋八大家”的名号，而是学会在平凡里看见“英雄气”——像苏轼那样，把苦日子过成甜；像姥姥那样，把小日子过成暖。这，就是经典带给我的思考。